

永遠「流浪」？

評 趙彥寧，《戴者草帽到處旅行》，巨流，2001

評述人：張茂桂

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、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。主要研究為政治社會學。目前從事族群關係與認同研究。

Forever “Diaspora”?

A Book Review on Chao Yan-ning's *Antonio Chao*? ? ? ? (English title, 需要作者或出版者提供)

Revised by Mau-kuei Chang

Research Fellow, Institute of Sociology, Academia Sinica and Adjunct Professor,
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, Tsing-Hua University.

趙彥寧的《戴者草帽到處旅行》蒐集了她的七篇論文，分成兩個主題，一個主題是於「主體性」，另外一個主題關於「權力的再現與實踐」。第一個主題和她稍早的研究，特別是和「(女)同志研究」有關，而第二個主題則和她較晚近的研究，特別是 50 年代的中國流亡女性（外省「族群」？）有關。這雖是兩個不同的主題、不同的田野對象，但是彼此共構、烘托出當代重要的文化（批判）研究議題。這些議題包括至少有：(1) 主體性的來源，(2) 霸權、異性戀霸權、父系社會霸權，(3) 論述分析與論述者的階級，(4) (感受的) 身體與日常生活權力，以及 (5) 真實性 (authenticity)、社會類別的「真假」性、和「認識論」有關的問題。

這些廣大議題，原即由「後現代」、文學批評、後殖民、queer study 等等所構成。其出發點在「挑釁」日常生活的常識認知，以及「經驗實證論」的認識論基礎。由於以經形成「圈內」的修辭與用語，對一般讀者來說，並不容易。而這本書則有超越這樣「圈內」、「圈外」隔閡的潛能。趙彥寧的理論語言仍有困擾讀者、挑戰讀者耐心、要求讀者慢慢琢磨字裡行間的地方，但是相對而言，卻比較少一些「障眼」語彙，而更多出的是她獨樹一格的修辭與筆調、田野分析能力，契而不捨的訪談、加上她原本敏銳的觀察與話語分析能力，所以更能成功地揭露出各種話語的後涉意義，並讓原本沒有章法、混亂、說不出、不說出的口述「祕密」顯現。她不但賦予抽象的文化批判鮮明的田野報告材料，更直接挑戰傳統民族誌紀錄的客觀中立語法，這些特色越是在本書第七章越發明顯。

下面特別提出幾個貫穿全書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：

（一）關於不同話語的後涉價值（意識型態問題）的解讀：

趙彥寧運用不同的材料與題目，進行話語分析，反覆指出日常生活中不同話語背後的權力與文化邏輯。比如，在本書的第一篇論文，趙使用報紙對於所謂「男同性戀」「風化」案件使用的話語，解讀新聞業、司法過程、社會大眾對於情慾的觀點，和情慾管理有關的意識型態、文化行為規範。同樣的，在討論1992年許曉丹和吳德美的「兩個女人戰爭」中，借三級片演員許曉丹「假做」當眾露胸演出的競選活動，藉以揭露「三點不能漏」的法律規定及其背後的國家權力對於身體展現的規範，以及背後的政治文化與大眾的情慾關係。

另外，在第四章，她試圖把箭頭轉向「圈內」，用話語分析的方式，檢視「台灣同志研究」的各種話語（也就是通稱的「文獻檢閱」的工作）。在此她有意的把「台灣同志研究」當成一種「文化生產」。所以，開始解讀台灣 queer studies 的不同翻譯，以及不同翻譯者如何試圖在翻譯過程中，加入自己的看法與干預。作者也評述不同的「女同志研究」，大學生（中上階級）女同志研究者，如何將女同性戀描繪成「潔淨」的關係，而刻意迴避了「女女」之間的性愛研究等等。

而在對於50年代作者所蒐集到的各種反共小說、文獻、自傳、回憶錄、田野訪談等，她不斷試圖去瞭解它們背後的文化邏輯。她挖掘國族主義、現代主義、階級意識如何巧妙地連結於人們（男性）對於女體的慾望與書寫，如何利用「異性戀」、「貞潔」、「家庭」的絕對「正常」的道德關係，來比喻國共之間勢不兩立的善惡對立問題。她也討論何以在田野訪談中，女性受訪者經常受到丈夫、子女的輕視與限制，進而解讀女性受訪者所有能說出與不能說出的「祕密」，那些蘊含在「身體之痛、生殖之痛」的「自我」觀中背後無所不在的父權支配、國家支配。進而結論，流亡的中國（外省人）婦女，她們在家庭的位置，相對於國家社會主流價值的位置，原來只是具備了繁殖能力的婦女，是屬於所謂「外省族群」的子宮。

（二）關於話語的階級性

試圖將階級差異位置引入同性戀研究、認同研究是趙文的另外一個特色。用心的讀者，很快就可以覺查到趙筆下的 cynicism。比如她諷刺那些缺乏階級位置認識的學院派女性主義研究者，不能認識到活躍在T吧中「T與婆」的關係，前者拒絕認同後者的身體表演方式，甚至拒絕和後者為伍，是一種未嘗言明的優越感問題。她認為，兩者間的隔閡，如同兩個不同的世界，是無法將她們放在一起被認識的。

她也諷刺那些將外省人當成外來統治階級（一個）類屬的研究者以及論述。趙的策略是對照不同的流亡女性在母國的階級位置，她們如何在台灣進行的「不同」文化操演，階級複製，雖然最後，難逃脫都是要歸「母職」的「自然」位

置。比如她在第七章中對照出身農家嫁給空軍以方便逃難的李太太、十三歲來到台灣被恩人給「撿」、依賴「恩人」活命、也嫁給「恩人」的楊太太，對於於在北京念過洋文大學、中國資本家階級掌上明珠，也就是說「帶者草帽去流浪的」、來台灣愛「票戲」懷舊的包阿姨，不同的階級如何影響她們如何進行自己流亡境遇。

(三) 打破簡單的二分類，或者說，用流動、差異來打破社會統合性的企圖

承續很多女性主義研究、後結構主義傳統，趙不但對於所謂「正常」持懷疑的看法，對於所有社會類屬的建構，也保有批判的看法。所謂「正常」（相對於「不正常」），原本是對於複雜社會的簡化，反映出權力的運作。而所有社會類屬的建構，反應了某種後涉的「疼痛」、「慾望」、「渴求」、「焦慮」、「期盼」等等，比如，「同性戀、異性戀」，「合法的身體展演與不合法的身體展演」、「T與婆」、「『T與婆』與『介高尚的女同志』」、「集體認同與個人認同」，「善與惡」，「公與私」，以及一些再「自然」也不過的社會類別，如「族群」、「家庭」、「國家」、「現代性」等均屬於這一類。

趙使用多種手法進行「打破」的工程。一種方式是要在簡化的類別中去呈現「同中之異」，或者在「兩兩對立」中去揭露其矛盾。重要的「同中之異」的例證，是上面關於不同的女同性戀群體、以及流亡中國婦女的階級差異性，她們因為階級背景不同，而不能歸為一類。而當面對「兩兩對立」矛盾，是提出第三類型或者邊緣類型，或者在另外的面向中，再建構出新的「類同」來。其實，整本書的田野材料，都可以說是解構與重構的提出。

建構類型的例外，或者用例外來建構新類型，正是本書對於傳統社會科學分類研究的基本挑戰。第七章〈戴者草帽到處旅行〉正是這樣的企圖的最清楚發揮。在這篇論文中，日常生活中所預設的男性、祖宗崇拜、家族血緣為中心的族群思考模式，被女性「噤聲」的現象所解構；逃難中的忠勇國族，則被「流亡者客寓」的心態所解構，而各種愛國女性的圖像，先被不同的階級出身所解構，然後階級再被「賢妻良母」霸權與「流亡子宮」的必要所「結構住」。

(四) 呼之欲出的「性—身體決定」結構主義？

當社會中的族群、家庭、現代價值、認同，當這些所有「有意義」的「道德虛偽性」都被「揭露」之後，甚至連「政治受難」也不過是一種以男性為中心的「受難政治經濟學」（頁 229），趙不用說明，讀者自然可以體會，剩下的心情，除了如趙所類比，感覺「無聊」（boredom）之外（頁 182），還有什麼呢？

趙彥寧並沒有給予特定的答案，但是在不同的地方與章節中，她都提到了身體的最終「真實性」，特別是和慾望、和生殖、和性那種不能磨滅的身體感受

與心情，包括疼痛、興奮、焦慮、期望、高潮、危機感都在內。不但異性戀是這樣，連同性戀也是如此，不但男性流亡者是這樣，對女性流亡者更如此。而國家與社會道德的權力實踐，文化論述，也奠基在對於性、性別、性慾的管理之上。所以，對於同志愛，她會主張，「到月球」的「高潮」才是真的，既非「認同」也非「不認同」，既不是「出櫃」也不是「不出櫃」的問題。而對於不同族群、不同階級的女性，她們共同得要做「賢妻良母」的生殖與親屬壓力機制，則可統統是男性中心的社會結構與文化下的被壓迫者。

作者常用各種明示或者暗喻的方式，說明在這個和「性」有關的基礎上，我們才能看到權力的痕跡、社會關係的不平等、階級與文化的性別表演，意識型態與主體性的展演。如果這樣下去，趙會是在主張另外一種以「性壓迫、性別壓迫及其相關」為最終決定一切的「結構主義」嗎？或者趙是要同意依賴性解放、情慾解放、生殖解放、親屬關係解放為社會解放的根本嗎？我無法判斷她的立場，而目前這本書，代表作者尚且滿意於停留在言說解構與的層次，她似乎也還沒準備好去做這樣的全面性宣告。（也許，她以後也都根本不會。）如這本書的題目《戴者草帽去旅行》所比喻，重點在於流亡處境，在於不歸屬，在於穿梭於不同屬性的世界，以及，在於缺乏（或者說：放棄？）積極的行動綱領。